

# 又跟中国翻脸,澳大利亚的“心病”没救了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5日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调查类栏目“四角”播出一期以中国为主题的节目。该节目号称历时5个月调查和制作,证实了该国国防和情报界的观点——中国企图在澳施加影响力,“直接威胁”澳大利亚的自由和主权。

这则时长约47分钟的节目中,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通过在澳华商的政治捐款来渗透澳大利亚机构、培植政治人物”“中国在澳拥有一个间谍网络,危害澳国家安全”“中国支持在澳中国留学生骚扰、恐吓、威胁其他学生”……

意不意外?更耸人听闻的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日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旨演讲中就曾对中国大放厥词,声称“中国试图在这个半球寻求现代门罗主义来支配这个(亚太)地区,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角色和贡献边缘化,运用经济实力孤立不与中国站在一边的国家……一个强硬的中国会发现他的邻居憎恨被要求出让自主权和战略空间,他们会通过增强彼此之间,尤其是同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来制衡北京的力量”。

这还没完,特恩布尔回国后又在6日——上述澳媒节目播出次日——宣称,“正如现代中国是以坚持国家主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样,中国应当始终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里面当然包括我们(澳大利亚)的主权。”

吓不吓人?澳大利亚也算挺大个国家了,又是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之一,却上至总理,下至媒体,连续对中国发起无端指责,翻脸比翻书还快。要知道,就在两个多月前的3月下旬,李克

强总理访问澳大利亚,特恩布尔还口口声声地说将力促澳议会尽快批准中澳引渡条约,当时澳方营造出的可是一派中澳亲密伙伴的景象。

其实,去年以来,澳大利亚已经几度变脸,这还要放在美国亚太政策调门转变的背景下来理解。去年7月,所谓南海仲裁案判决出炉,澳大利亚作为与南海问题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域外国家,率先跳出来施压中国,妄言希望中国遵守国际法和仲裁结果。

彼时,奥巴马政府仍在台上,南海问题是美国深度介入亚太事务、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高调站队,无非就是想强化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示自身在美国眼中的战略价值。

但特朗普上台后,2月初与特恩布尔的首次通话不欢而散,加上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出于对美国新政府亚太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才促使伤了心的特恩

布尔和澳大利亚转而向中国露出笑脸。

但无论是被特朗普所伤,还是对中国笑,对澳大利亚而言都是暂时性的。所谓弃美投中只不过是澳大利亚的权宜之计,一旦澳美关系度过波折,澳大利亚就会重拾过往指责中国的调门,来换取美国的另眼相看。毕竟,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铁杆盟友,是美国“五只眼”情报联盟成员之一。

4月初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呈现出缓和与合作的显著变化,这让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亚太盟友担心,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生变将导致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下降。5月中旬,特恩布尔应邀访美并与特朗普冰释前嫌,为近期澳大利亚调转枪口怼中国埋下了伏笔。

在这期间,美军驱逐舰在南海进行了特朗普上台后首次“航行自由”行动,并一度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内。这让澳大利亚重新看到了“希望”,似乎特朗普主

政的美国还是那个要在亚太遏制中国的美国。

最近,澳大利亚与日本、印度、越南等国还传出意图构建一个非正式联盟的消息。不管这个联盟能否成型,这几国走近无疑主要是针对中国。

同时,澳大利亚军方也可能是幕后推手。近年来澳美军事合作不断加强,只有不断增加澳在美亚太政策中的战略价值,才会让澳军方更有存在感和用武之地。澳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提出,要在今后20年内将军费提高到GDP的2%。

在美国的许多北约盟友在军费开支方面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地处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却喊出如此口号,显然澳军方需要为此找到一个假想敌来支撑增加军费的主张,南海问题以及中国成了不二选择。如此看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与澳国防和情报机构的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

# 出国留学,“学院”未必比“大学”差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本周,高考终于落下帷幕,接下来,考生和家长们的一件大事莫过于报考学校了。同时,还有一些学生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叫“××大学”的似乎比叫“××学院”的要好,不过,国外的高校也这样吗?不如先来看一则新闻。

海外网5日报道,美国佛蒙特州一所学院正式改名,从原先的佛蒙特州学院(Vermont State College)更名为北佛蒙特大学(Northern Vermont University)。至于改名的原因,校方负责人非常坦然地表示:“为了吸引中国学生。”

这名负责人说,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college”确实不如“university”响亮,在他们眼中,



佛蒙特州学院(资料片)

university才是真正的大学。而吸引中国学生对一些学校而言非常重要,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学生已经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的生源。

在翻译成汉语时,“college”一般译为“学院”,“university”的翻译是“大学”。在咱们中国,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大学”还是要

比“学院”的综合水平要高。

大费周章把“学院”改成“大学”,效果会怎么样呢?事实证明,还是颇有成效的。《纽约时报》曾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弗学院(Beaver College)自从改名为阿卡迪亚大学(Arcadia University)之后,申请人数4年来增加了两倍。近年来,类似佛蒙特

州学院这样改校名的并不少,像卡布里尼大学(Cabrini University)、科尔曼大学(Coleman University)、科罗拉多梅萨大学(Colorado Mesa University)等都用过这种方式来吸引生源。

那么,是不是外国的“college”在学术水平方面就真的比不过“university”呢?那也未必。事实是,早期的美国大学有不少都是叫“college”的,比如全球知名的哈佛大学,成立之初其实就叫“Harvard College”,这是沿袭英国的叫法,后来,随着学校有了工程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等,才改为“university”。

有些非常优秀的美国大学,英文名字就叫“college”,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别看叫“college”,这所学校可是美国最优秀的女子学院之一,在2016年U.S.News排名全美文理学院第三。除了希拉里,韦尔斯利学院还有一位著名校友叫宋美龄,当年宋美龄就读时,这所学

校被译为卫斯理女子学院。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至今仍保留着“college”的名字。

当然,美国也有“community college”,就是美剧经常出现“社区大学”。这种学校一般提供两年制的课程,类似于咱们中国的专科学校,学术水平确实比不上“university”。

说完了美国,再看看欧洲。在法国,如果只看学校的名字,有人可能会以为这些大学很“不上档次”,像什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第六大学等。实际上,这些学校可都是法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如巴黎政治学院就是世界著名的社科类大学、法国政治家的摇篮,刚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毕业于这所学校。

说了这么多,无外乎就是一点:在选择国外大学时,需要看中的还是学校的学术水平、专业、声誉等,千万别被一个名字忽悠了。

# 米基利,那个“对大气影响最大的人”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小盗窃钩,大盗窃国”,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大忽悠,其手笔大得你想都想不到。今天我们就来个大忽悠,他不仅有天才演技,还被誉为“爱迪生之后最伟大的发明家”,但死后声望却一落千丈,被称为“历史上杀戮最多的个体”、“地球历史上对大气影响最大的个体生物”。

1925年6月13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举行,发布会的主角小托马斯·米基利为了向公众验证自己的新发明“乙基”绝对安全,打开一瓶装满该物质的瓶子,把鼻子凑上去狂吸了一分钟。在场的记者无不以为这位发明家敢于拿自己当试

验品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在报纸上替这位伟大的“科学先驱”背书。“乙基无毒论”就这样统治了美国和全世界。

米基利推销的所谓“乙基”,其实就是加铅汽油中的“四乙基铅”,它的流行让人类血液中的含铅量在之后的80年中狂涨了600多倍,直接或间接地夺走了数以万计的人类生命。而米基利在狂吸了一分钟后,并没有像他所宣称的那般“依然健康”,而是在病榻上挣扎了整整一年,并险些丧命。但他隐瞒了这一点。

一个人为了忽悠公众,为何如此拼命?为了梦想。

如果世界上有“祖传发明家”这个职业,那么米基利肯定当之无愧。他家祖上是大名鼎鼎的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他爹老托马斯·米基利也是在美国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所以米基利从小就立下志向,要成为大发明家,

好歹得跟老祖宗瓦特齐名才行。

事实证明米基利也确实是这样,他本来学的是机械,却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工业化学家。当时工业化学界最头痛的问题就是没办法解决汽油易挥发易爆炸的问题,该问题不解决,汽车推广就无从谈起。而米基利凭着聪明才智和努力,最终找到了四乙基铅,这种添加剂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能大大提高汽油的抗爆性能。唯一的缺点,是这玩意儿含有剧毒,而且铅有毒这事儿在当时美国几乎是常识,于是米基利发挥大忽悠的本能,将“四乙基铅”改名“乙基”,以求掩人耳目。

但忽悠抵不过事实,米基利的“四乙基铅”量化生产不久,就闹出了两名工人因铅中毒而丧命的案件。在舆论压力下,米基利不得不铤而走险,自导自演了前文那次玩命的记者招待会。米基利的玩命是有回报的,

公众对四乙基铅疑虑的消除让他一夜暴富,美国化学工业学会还将“珀金奖章”颁给了他,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盛赞米基利是“爱迪生之后最伟大的发明家”。

功成名就之后的米基利没有闲着,他将关注点转向了空调制冷剂,发明了比四乙基铅更为臭名昭著的氟利昂。为证明氟利昂无毒无害,米基利不惜在记者会再次上演“胸口碎大石”的杂技:他深吸了一大口氟利昂,对准一支燃烧的蜡烛吹去,将它吹灭了。

不得不说明米基利很有表演天赋,他又一次成功感动了公众,而且氟利昂确实对人体是无毒的——不过这玩意儿对臭氧层有多大危害,你懂的。

更有戏剧性的是,米基利最终死在自己的发明上。晚年的他罹患脊髓灰质炎,瘫痪在床的他依然闲不住,设计出了一套能帮

助瘫痪者翻身的机械装置,并再次亲当小白鼠进行实验——不幸的是,这个精心设计的装置突然缠住他的脖子,米基利连求救的机会也没有,就被自己最后一个发明勒死了。

这种戏剧性的死亡对他来说也许是个善终,因为在他死后不久,四乙基铅和氟利昂的危害就被揭开,米基利的声望一落千丈,被人骂为欺世盗名的大骗子。

从发明家到大骗子,对米基利的评价看似已经盖棺定论,但真的如此吗?一个事实是,在四乙基铅和氟利昂的危害被揭穿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边骂着“上当”,一边却更加起劲地使用着它们。氟利昂直到上世纪90年代替代品成熟后才被叫停,而加铅汽油则一直使用至今。

到底是米基利欺骗了全人类?还是我们在自欺欺人?